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海明威文集

过河入林

王 蕾译

r

H e m i n g w a y

海 明 威 文 集

过河入林

王 蕾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Ernest Hemingway
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

本书根据 Collier Books,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, New York 纸面本译出
Copyright © Hemingway Foreign Rights Trust
本书中译本版权通过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获得

图字:09-1997-099 号

海明威文集
过河入林
王 蕾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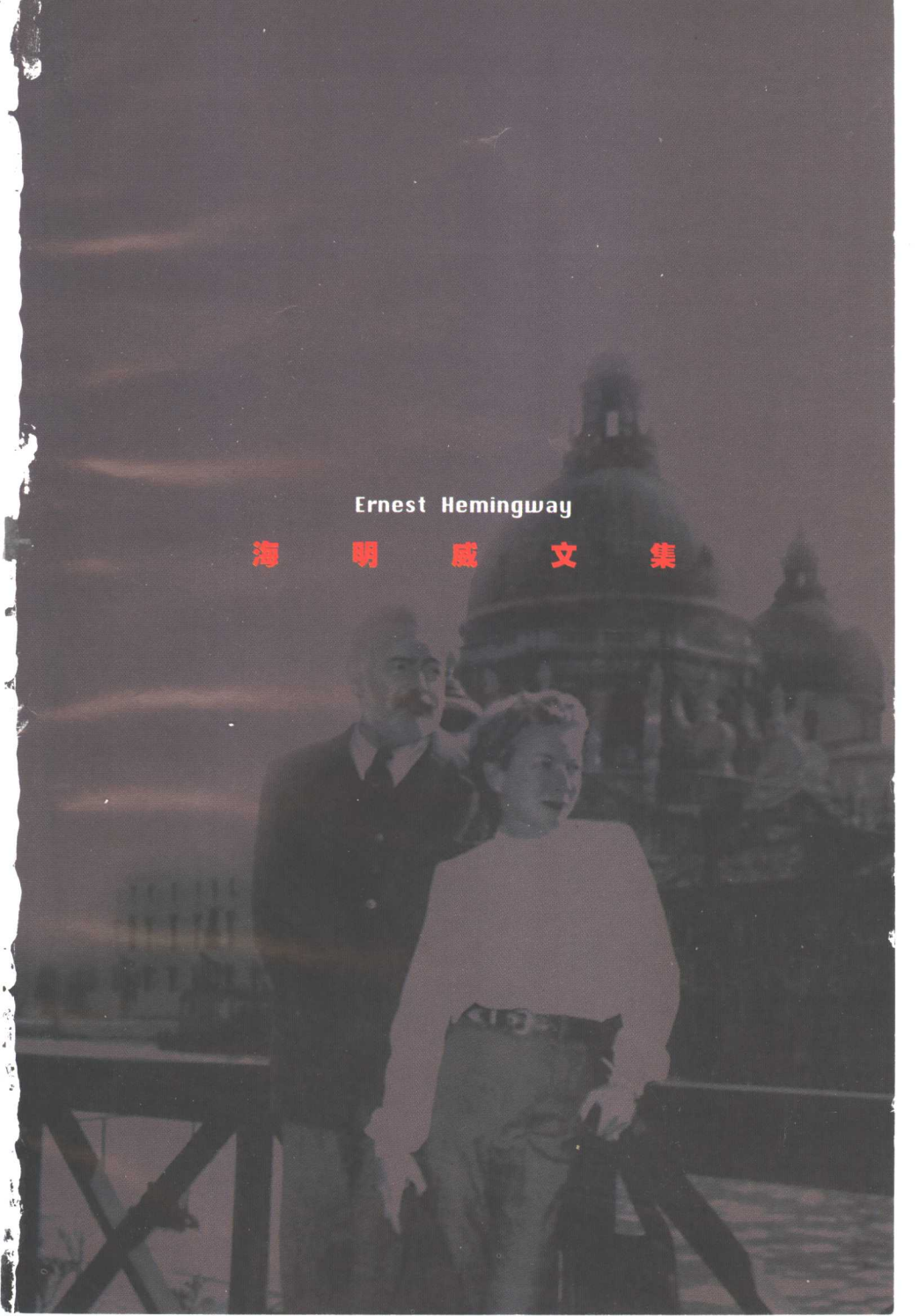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7 字数 203,000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9,000 册

ISBN 7-5327-2284-8/I·1336

定价:23.50 元



Ernest Hemingway

海 明 威 文 集



和第四任妻子玛丽·威尔什
摄于威尼斯，两人在1946年3月
结婚

怀着爱,献给玛丽*

* 指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玛丽·威尔什,两人于 1946 年成婚。

说 明

鉴于如今人们倾向于将小说中的人物与生活中的真人对号入座,因而有必要作如下说明:本书中没有真实的人物,书中的人物及其姓名都是虚构的,部队的名称和番号也是虚构的。小说里不存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部队。

第 一 章

他们在天亮前两小时出发,起初,他们不必在水道^①中破冰前行,因为前面有其他的船只开道。每条船的船尾都站着一个船夫,黑暗中看不见他们的身影,只听得见他们用长桨划水的声音。那个狩猎者坐在固定在一箱盖上的打猎凳上,箱子里装着他的午餐和猎枪子弹。他的两杆枪,或许还不止两杆,斜靠在一堆木制的匣子^②旁。每条船上都放着一只口袋,里面装着一两只活的雌野鸭,或是一只雌野鸭和一只雄野鸭;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狗,那些狗听见黑暗中野鸭拍翅飞过头顶的声音,便焦躁不安地抖动着身子来回蹿动。

有四条船沿着主水道溯流而上,朝北面的大湖驶去。第五条船调头拐进一条支流水道。这时第六条船转向南面,驶进一个浅湖,湖中已经不见水流涌动。

湖面上全都结了冰,夜间一场无风的寒流突然降临,这些冰就是在夜里新结成的。冰层硬而有韧性,被船夫的桨一戳便凹陷下去,接着像一块窗玻璃那样尖利地碎裂开来,可是船并没有向前移动多少。

“给我一把桨,”坐在第六条船上的狩猎者说。他站起来,小

心地稳住了身子。他听见野鸭在黑暗中飞过,感觉到那些狗在惊慌失措地躁动。他还听见从北面传来冰层的碎裂声,那是其他几条船在破冰。

“小心,”站在船尾的船夫说,“别把船弄翻了。”

“我也是个船夫,”狩猎者说。

他接过船夫递给他的长桨,把它调了个头,用手握住桨叶。他向前举起桨,用力将桨把朝冰层下捅去。他感觉触到了坚硬的湖底,就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宽宽的桨叶顶端,双手攥紧桨身,先一拉再一推,使桨把移到了船尾,就这样撑船前行,一路划破冰层。当船驶过冰层,将大片的冰压在船底下时,冰像平板玻璃一样碎裂开来,站在船尾的船夫把碎冰向两旁推开,将船驶入通畅无阻的水道中。

狩猎者一直沉稳而卖力地干着活,因为穿的衣服厚,身上已经开始出汗。过了一会儿,他问船夫:“打猎的大木桶安置在什么地方?”

“就在那边,往左一点。在下一个湖湾中间。”

“现在该往那儿调头了吧?”

“随你的便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,随我的便?你才知道水有多深。水位不够让船通过?”

“正在落潮。谁知道呢?”

“再耽搁下去,我们天亮以前就赶不到那里了。”

船夫什么也没回答。

① 原文 canal,指人工开凿的河道,在威尼斯四处可见。

② 指木头做的鸭子,用作引诱物。

好吧，你这个阴郁的笨蛋，狩猎者心里想，我们总会到那儿的。我们已经驶过了三分之二的路程，假如你怕烦，不愿破冰打鸭子，那你可就太差劲了。

“用点劲啊，你这笨蛋，”他用英语说。

“什么？”船夫用意大利语问。

“我说快点划。天就要亮了。”

当他们到达放置打猎桶的地方时，天早已经亮了。打猎桶是一个用橡木箍成的大桶，桶身嵌进湖底。四周环绕着长满菖蒲和杂草的斜坡。狩猎者小心地绕开杂草走上土坡，他感到结了冰的草在脚下被喀嚓喀嚓地踩断。船夫把固定在一起的打猎凳和子弹箱从船里取出来，往上递给狩猎者，狩猎者弯下身把它们放进了桶底。

狩猎者脚蹬一双高统套靴，上身穿一件旧的行军装，军装的左肩上缝着一个没人看得懂的徽记，两只曾经缀有金星的领章上留着几个淡淡的点子。他往下跨到桶里，船夫把两杆枪递给了他。

他把枪斜靠在桶壁上，两杆枪之间的桶壁上钉着两只钩子，他先将备用的子弹带挂在钩子上，然后把枪靠在子弹带的两边。

“你带水了吗？”他问船夫。

“没有，”船夫答道。

“这湖水能喝吗？”

“不能，水不干净。”

狩猎者一路上使劲地破冰撑船，这会儿觉得口干舌燥，心中不由要冒火，但他还是忍住了，只是问道：“要我上船帮你破冰放鸭子吗？”

“不用，”船夫回答，接着便动作粗野地把船猛地撑到了薄薄

的冰面上，薄冰在船的压力下一块块碎裂。船夫手握桨把，用桨叶捣碎冰，然后把罔子向船的一侧和身后抛去。

他的脾气倒不小，狩猎者想，他太蛮不讲理了。来这儿的一路上，我像牛马一样干着活，他只不过做了他份内的事情而已。究竟什么事惹恼了他？这本来就是他该干的差使。

他把打猎凳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，使它可以向左右两面随意转动，然后打开一盒子弹，往衣袋里塞满，接着又打开另外几盒子弹，把它们装进子弹袋，这样想拿的时候就方便了。拂晓的曙光把他眼前的湖面映得晶莹闪亮，湖面上现出黑色的船身和船夫高大的身影，他正在用桨捣碎冰层，同时往船外抛撒罔子，那样子好像要扔掉什么可憎的东西似的。

天渐渐亮了。狩猎者能看见湖对岸最近处低低的土堤轮廓。他知道在土堤的那一边还放置了两只打猎桶，再往前就是沼泽地，过了沼泽地是宽广无垠的大海。他把两支枪都装上了子弹，目测了一下那条正在抛放罔子的小船的位置。

他听到身后传来翅膀扇动的声音，那声音越来越近，他蹲下身，从木桶的边缘往上看，同时拿起放在身体右侧的枪，有两只黑色的野鸭正扑扇着翅膀，放慢了速度，从灰蒙蒙的天空中朝着罔子斜飞下来，他站起身，打算把这两只鸭子射下来。

他头一侧抵住枪托，举起枪就瞄准，枪口追踪着目标慢慢倾斜、向下，在第二只鸭子的正前方开枪射击，接着，他没有看是否击中了目标，又沉稳地举起枪，枪口一点点地向上抬起瞄准，对准另一只鸭子的左上方——因为它正向左上方飞去——扣动了扳机，那只野鸭双翅一合，扑地一下落到了碎冰块中间的罔子旁。他往右边瞧了一眼，只见第一只野鸭——看上去是一块黑乎乎的东西——也掉在那儿的冰上。他知道自己打第一只野鸭

时很小心，是在离船很远的右边开的枪；打第二只时，枪朝左面抬得很高，等到野鸭飞向左上方的那一刻，才朝它开了枪，以免击中那条船。这两枪打得很精彩，射击准确，正像他的作风，而且考虑周到，仔细测定了船的位置，他心里觉得很满意，一边往枪里装着子弹。

“喂，”船上的那个人对他喊道，“别朝船这儿开枪！”

要是那样，我可就成了狗娘养的傻瓜了，狩猎者心中暗暗想道。我就太不像话了。

“你就只管放你的囫子吧，”他对船上的那个人喊道。“不过要快些，你不放完，我不会开枪，除非朝天上开。”

船上的人回答了些什么，一点也听不清。

我用不着去理会，狩猎者心想，他对这种事本来就很在行。来的这一路上，我跟他分担着干活，甚至比他干得还多，这点他很清楚。我这辈子打野鸭从没像刚才那样仔细准确。他到底怎么了？我先前还主动提出帮他一块放囫子呢。让他见鬼去吧。

在右面不远处，船夫还在气冲冲地砸冰、抛囫子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表露出他内心的仇恨。

不能让他毁了这次打猎，狩猎者对自己说。如果过一会儿太阳还不能把冰融化，那就打不到多少鸭子了，大概也就那么几只，因此决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兴致。谁知道还能打几次鸭子，我决不让任何事情糟蹋了这次打猎。

他看了看长长的沼泽地后面已经发亮的天空，然后在木桶里转过身，目光掠过冰冻的湖面和沼泽地，看到了远处被积雪覆盖的群山。他因为坐得低，看不见山脚，群山的山峰似乎突兀地耸立在平原上。当他望着远山时，他感到脸上拂过一阵微风，他知道太阳出来了，起风了，风儿会惊动那些飞禽，它们必定会从

海上飞到这儿来。

船夫干完了放置圈子的活儿。那些圈子分成两队浮在水上，一队正在正前方偏左处，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，另一队在狩猎者的右边。现在他又把一只系着绳子和小锚的母鸭扔到水中，这只活生生的引诱鸭把头钻进水里，过了一会儿从水里探出脑袋，接着又钻进水里，把水溅得背上都是。

“你觉得要不要把四周的冰再砸开一些？”狩猎者对船夫喊道。“水面太小，鸭子不愿飞下来。”

船夫一言不发，但却开始用桨砸起冰层锯齿状的边缘来。这种冰弄不弄碎都无关紧要，船夫心里很清楚。可是狩猎者并不知道这一点，他想：我不明白他是怎么了，不过我决不让他破坏这次打猎，我必须圆满完成计划，决不让他搞砸。现在每打一枪都可能是最后一枪。我决不允许哪个狗娘养的来破坏。保持冷静，别发火，小伙子，他对自己说。

第二章

然而他不是小伙子了。他已经五十岁，是美国陆军上校。动身来威尼斯打猎的前一天，为了作身体检查，他服用了足够的甘露六硝酸酯^①，以便……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为了什么，就是为了作身体检查吧，他对自己说。

那个军医对检查结果表现出明显的怀疑，但是在第二次量过血压后，还是把测量数字记在了病卡上。

“你明白，迪克，”他说，“没有检查出什么病症；事实上，眼压和脑压都非常高，这和检查结果完全相悖。”

“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，”猎人说，那会儿他并不是猎人，只不过后来当了回猎人。他的身份是美国陆军上校，在那之前还当过将军^②。

“我们相识很久了，上校。或许看上去很久了，”军医对他说。

“确实很久了，”上校说。

“听上去我们好像在编歌词，”军医说。“不过你可要小心别撞上什么大家伙，也别让火星溅到你身上，因为你的身体里全是硝化甘油^③。真该让你身上拖一根铁链，就跟装燃料的卡车那样^④。”

“我的心电图没问题吧？”上校问。

“你的心电图非常好，上校。跟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不相上下。十九岁的男孩也不过如此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还有什么要说呢？”上校问道。

由于服用了太多的甘露六硝酯，他不时地感到有些恶心。他急切地想结束这次会面，也急切地想吞服一片安眠药躺下来。我该把那本适用于突击排的小部队战术手册写完，他想。我真希望告诉他那件事。为什么我就不能请求法庭的宽恕呢？你决不能这么做，他对自己说，你要自始至终申明自己无罪。

“你的头部受过几次伤？”军医问他。

“这你清楚，”上校对他说，“在我 201 号病历档案里有。”

“告诉我你头上受过几次伤？”

“哦，基督。”他说，“你这样问我，是作为一个军医还是作为我的私人保健医生？”

“作为你的私人保健医生。你不会认为我是存心要你难堪吧？”

“不，韦斯。对不起，你到底想了解什么？”

“脑震荡的情况。”

“你是指严重的？”

“就是你昏死过去或是事后什么都记不起来的那种状况。”

“大概有十次吧，”上校说。“连打马球时摔昏在地也算在

① 用于血管扩张的药。

② 战后美国军队整编时，军官往往降两级留用。

③ 甘油的三硝酸酯，可用来制造炸药，经撞击或震动后易爆炸，医学上用于血管扩张和心绞痛。

④ 燃料车在运行过程中，燃料中的分子因晃动摩擦而产生静电，易发生爆炸，从油罐内拖一根铁链到地上，可释放静电。

内。至少七次，最多十三次。”

“你这个倒霉的老东西，”军医说。“上校，先生，”他又补充说。

“现在我能走了吗？”上校问道。

“可以，先生，”军医说。“检查结果你很正常。”

“谢谢，”上校说。“愿意和我一起去打野鸭子吗？就在塔里亚蒙托河口的沼泽地那儿，是个打猎的好去处。我在科尔蒂纳结识了几个可爱的意大利小伙子，他们在那里有庄园。”

“就是打大鹬的那个地方？”

“不是。在那里能打到真正的野鸭。都是些棒小伙子，打猎个个是好手。货真价实的野鸭。有绿头鸭，针尾鸭，赤颈鳊，还有大雁。跟我们还是毛头小伙子时在家乡的情景一个样。”

“我那时已经二十九、三十了，算什么毛头小伙子。”

“还是头一回听你说这么泄气的话。”

“我并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不过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打野鸭合适。而且我是在城里长大的。”

“那你可是再糟糕不过了。我从没见过哪个城里长大的孩子有什么出息。”

“你这话不当真吧，上校？”

“当然不。你明白我是说着玩的。”

“你现在一切正常，上校，”军医说。“很遗憾我不能跟你去打猎。我甚至连枪都不会开。”

“去他的，”上校说。“那没有关系。我们部队里谁都不会开枪。我希望有你在身边。”

“我再给你些药，来增强目前的药效。”

“真有这种药？”